

One Square Inch of Silence

One Man's Search for
Natural Silence in a Noisy World

一平方英寸的寂静



[美] 戈登·汉普顿 约翰·葛洛斯曼 著

陈雅云 译

014043281

I712.55
211

一平方英寸的寂静

〔美〕戈登·汉普顿 约翰·葛洛斯曼 著

陈雅云 译



北航

C1731942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年·北京

I712.55
2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平方英寸的寂静/(美)汉普顿(Hampton,G.),
(美)葛洛斯曼(Grossmann,J.)著;陈雅云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4

(自然文库)

ISBN 978-7-100-09822-9

I.①—… II.①汉…②葛…③陈… III.①报告文
学—美国—现代 IV.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505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自然文库

一平方英寸的寂静

〔美〕戈登·汉普顿 约翰·葛洛斯曼 著
陈雅云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822-9

2014年4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4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7¼

定价: 63.00 元



自 然 文 库
N a t u r e
S e r i e s

One Square Inch
of Silence

One Man's Search for

Natural Silence in a Noisy World

Gordon Hempton and John Grossmann

ONE SQUARE INCH OF SILENC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2013

by The Commercial Press,Ltd.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2009

by Gordon Hempton and John Grossmann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Simon & Schuster, Inc.

本书中文译稿由台湾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独步文化事业部授权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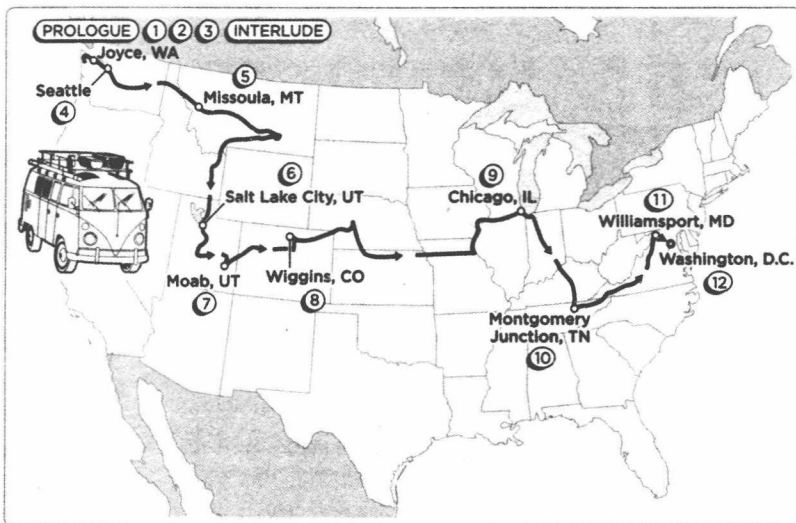
非经书面同意不得翻印、转载或以任何形式重制。

献给“静谧思绪之罐”的每位撰文者。

你们发自内心的书写让我知道，
我并非唯一一位渴望自然寂静之人，

并促使我鼓起勇气，
抛开我更喜爱的隐遁生活，

展开两趟旅程——
横越美国以及撰写本书。



目 录

序	寂静 的声音	1
1	寂静的雷鸣	5
2	静谧之路	14
3	上路	51
4	都市丛林	70
5	濒临灭绝的静谧之美	107
6	裸露的大地	150
7	通往静谧的落基路	195
8	逐渐消逝的自然交响乐	223
9	有毒噪音	255
10	追寻缪尔的音乐	302
11	走向华府的一百英里	312
12	华盛顿特区	341

跋 回响	393
附录 A 与詹姆士·法罗斯的往返书信	402
附录 B 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噪音资料	409
附录 C 致坎培松函	410
附录 D 联邦航空总署美国大陆地图	415
附录 E 美国的声音心电图	418
附录 F 追寻静谧：迷你版使用手册	420
致谢	4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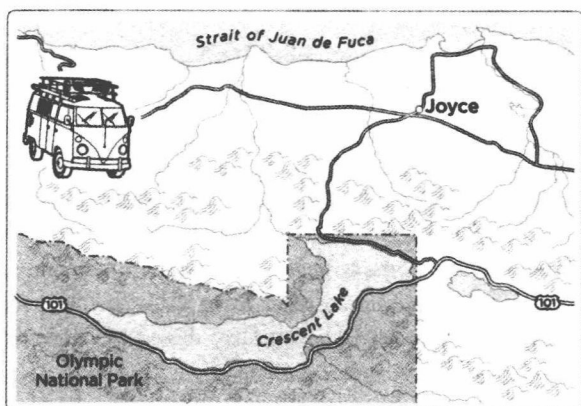
序

寂静的声音

“人类终有一天必须极力对抗噪音，如同对抗霍乱与瘟疫一样。”这是诺贝尔奖得主暨细菌学家罗伯特·柯赫在一九〇五年提出的警句。历经一个世纪后，这一天已经比先前近得多。今日，宁静就像濒临绝灭的物种。城市、近郊、乡村，甚至最偏远、辽阔的国家公园，都避免不了人类噪音的入侵，而在洲际之间往返的喷射机，也使得北极无法幸免。此外，对抗噪音与维护寂静不同。典型的反噪音策略，像是耳塞、噪音消除式耳机，甚至噪音削减法，都不是真正的解决方法，因为它们无法帮助我们重建与大地的感情，无法帮助我们聆听大地的声音，而大地却是不断在说话的。

人类的历史已经走到一个重要的时刻：如果我们要解决全球的环境危机，就必须永远改变现今的生活方式。我们比以往更需要爱护大地，而寂静正是我们与大地交流的重要管道。

不受打扰、宁静地倾听大自然的声音，尽情诠释它们的意义，是我



们与生俱有的权利。早在人类的噪音存在以前，这世界只有大自然的声音。尽管这些声音远远超越人类语音的范围，就连抱负最远大的音乐演奏也无法比拟，但我们的耳朵仍早已完美地演化出聆听这些声音的能力，像是瞬间吹拂而过的微风暗示着天气即将发生变化，春天的第一声鸟啭预告着大地即将再度转绿、蓬勃繁衍，逼近的暴风雨承诺会驱走干旱，变换的潮汐提醒我们天体的运行。这些体验都能帮助我们找回与大地的情感，了解我们过去的演化。

《一平方英寸的寂静》不仅仅是一本书而已，它也是奥林匹克国家公园霍河雨林里实际的方寸之地，而且大概是美国最宁静的地方。但是现在它也濒临消失，只受到一项政策保护，然而这项政策既没有受到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推行，也缺乏足够的法律支持。因此我希望本书能够在那些愿意认真倾听的人们心中，静静地引发省悟。

维护大自然的寂静就跟保育物种、恢复栖息地、清除有毒废弃物、减少二氧化碳等等一样，不仅必要，而且不可或缺，以上这些只是举例说明，我们在二十一世纪初遇到的迫切挑战，远远不仅这些。幸好拯救宁静要比解决其他问题容易得多，只要能立下一条法律，将最原始的国家公园划为禁飞区，就足以立即促成明显的改善。

寂静并不是指某样事物不存在，而是指万物都存在的情况。它深刻地存在于霍河雨林里，我称之为“一平方英寸的寂静”的地方。它就像时间一样，不受干扰地存在着。我们只要敞开胸怀，就能感受得到。寂静滋养我们的本质，人类的本质，让我们明白自己是谁。等我们的心灵变得更乐于接纳事物，耳朵变得更加敏锐后，我们不会更善于聆听大自然的声音，也更容易倾听彼此的心声。寂静就像炭火的余烬般能够传播。我们找得到它，而它也找得到我们。寂静有可能失去，却也能够复得。尽管大多数人以为寂静是可以想象出来的，其实不然。要体验寂静使心灵富足的奇迹，一定要先听得到它。

寂静其实是一种声音，也是许多、许多种声音。我听过的寂静，就多得无法计数。草原狼对着夜空长嚎的月光之歌，是一种寂静；而它们伴侣的回应，也是一种寂静。寂静是落雪的低语，等雪融后又会化成令人惊讶的雷鬼节奏，铮铮玎玎地让人想闻声起舞。寂静是传授花粉的昆虫拍扑翅膀时带起的柔和曲调，当它们为了躲避一时微风小心翼翼在松枝间穿梭时，虫鸣与松林的叹息交织成一片，可以整天都在你耳边回响。寂静也是一群飞掠而过的栗背山雀和红胸鸫，啁啾啾啾、拍拍扑扑的声音，惹得人好奇不已。

你最近听过雨声吗？美国西北部的大雨林，无疑是聆听雨声的好

地方。我在“一平方英寸的寂静”聆听过雨林的声音。其实雨季的第一种声音并不是湿淋淋的雨声，而是无数种子自耸立的树上掉落的声音，很快跟随而下的是轻柔飞舞的枫叶，它们就这么静静地飘下，宛如冬日驱寒的毯子般，覆在种子身上。但是这场宁静的交响乐只是前奏而已，等强烈暴风雨的前锋抵达后，就可听到震撼人心的演奏，这时每一种树都会在风雨交加的乐声中，加入自己的声音。在这里，即使是最大的雨滴也可能没有机会撞击地面，因为高悬在头顶三百英尺处的厚密枝叶与树干，会吸收掉许多水分……一直要到这些高空海绵变得饱和之后，水滴才会再度形成与掉落……撞击较低的枝丫，再如瀑布般坠落在会吸收声音的厚密树苔上……接着轻轻掉至附生性的蕨类上……然后扑通一声无力地滑进越橘类的灌木丛里……再重重打在坚硬结实的白珠叶上……最后无声地压弯山酢浆草如苜蓿般的细致叶片，滴落地面。无论日夜，在雨停后，这场雨滴芭蕾总会再持续一小时以上。

柯赫发展出能辨识病因的科学方法，回想起他的那句警句，我相信寂静未受遏阻地消失，就像煤矿坑里用于侦察瓦斯的预警金丝雀般，是一个全球性的警讯。如果我们不能坚决抵抗噪音，对大自然的寂静不断消失的情形置若罔闻，在面对更复杂的环境危机时，又怎么可能处理得好呢？

戈登·汉普顿

华盛顿州乔伊斯镇于大雪纷飞之日

1

寂静的雷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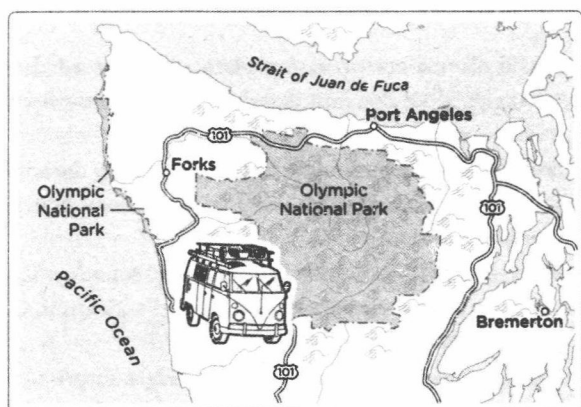
在这寂静之处，
噪音却震耳欲聋。

——凯思琳·迪恩·摩尔
俄勒冈州立大学春溪计划主任

二〇〇三年一个晴朗的秋夜里，一声巨响把熟睡的我惊醒。我的卧室窗户跟往常一样大敞，让我有露营的感觉，也让我能倾听。我住在一个乡间小镇，四周安静到甚至能听见数英里外的声响。就在这片寂静中，我听到一种新的声音。

那是一种沉重的“咚咚”声，听起来像是货船或某种新型超级油轮上的活塞正在剧烈运转。那声音应该是从十到十五英里外的胡安德福卡海峡中央传来，先是越过新月海滩，再传到华盛顿州偏远的奥林匹克半岛上，我家所在的这片山丘。能住在这么安静的地方，向来让我引以为傲。

我聆听世界的声音，这也是我身为声音生态学家热爱从事的工作。除了南极洲还没去过以外，我在各大洲都录过音。这些录音被用于许多地方，从电玩游戏、博物馆展览，到自然风格的唱片、电影音乐和教育



产品。我录制声音已超过二十五年，各种自然环境都尝试过，我的声音图书馆藏有多达三千 GB 的声音，包括蝴蝶鼓动翅膀的声音，瀑布如雷的轰隆声，子弹列车如喷射机般呼啸而过的声音，一片漂浮的叶子细微的声响，鸟儿充满热情的鸣啭，还有草原幼狼低柔的咕咕声等等。我热爱聆听，胜于说话。聆听是一种无言的过程，可接收到最真实的印象。

尽管我录制各种声音，但专长是那些静谧的声音。这种声音非常细微，人耳几乎听不到，但只要学会仔细聆听，也不是完全无法掌握，而我正是个会仔细聆听的人。

在那个十月的夜晚，听到那艘货轮传来的撞击声，令我感到惊讶。它似乎不该那么近。

如果要我举出世上我最喜欢的声音，恐怕很难。若是非举不可，我可能会说是鸣禽在黎明时的合唱，还有初阳抚上大地的声音。但是如

此一来，就会忽略掉有翼昆虫在喀拉哈里沙漠无数平方英里的大地上所发出的嗡嗡声；但若说虫鸣是我的最爱，又会忽略掉猫头鹰的呼噜声，还有它们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丝柏间一跃而起的声响，或是沿着奥地利村庄狭窄石巷回荡的教堂钟声。如果答案真的只限定一个，我会说，我在世间最爱的声音是期盼的声音：即将听到声音前的那刻寂静，或是两个音响之间的刹那。

“咚咚，咚咚。”在大气情况理想的时候，深沉的低频声音可以传扬十到十五英里，但这次传来的声音有些不同，几乎辨识不出来是什么，这就是我之所以认为，它可能来自一种新型船只的原因。对我来说，这种低沉的噪音最不可能是丧失听力的征兆。毕竟在这么多人当中，这种事怎么可能刚好发生在我这个录制声音的人身上，这就像女中音猜想自己的声带是否长了结节，或是画家怀疑自己罹患肌肉萎缩症一样。

但是随着日子一天天、一周周过去，几个月后，这显然已成为我无法逃避的事实。我再也无法做好自己的工作，我的脑袋里充斥着嗡嗡嗡嗡、扭曲走样的声音，几乎听不懂别人说的话。如果一个房间里同时有一人以上在说话，我就会觉得混乱不清，只能坐着“看”别人说话。我听到的不再是话语，而是一种奇怪的声响，类似从长走廊另一端的AM收音机传来的乡村音乐；所有的话语都混在一起，无法辨识。我开始避免参加充满压力的活动，特别是有巨大声响的活动；它们只会带给我刺耳又不和谐的声音，几乎把我逼疯。我经常得要求儿子和女儿重复他们说的话，还得说慢点。句子愈来愈短，意义愈来愈浅薄，生活愈来愈单调。我避免与人相处，开始负债，失去客户，在财务与情绪崩溃的边缘徘徊。

我收到许多忠告。我父亲（经常）说：“你得了冲浪耳，所以你要懂事点，别再用冲浪板。只要停止人体冲浪，你的问题自然会消失。”这就是所谓的“自然消失”理论：只要不再做这个或那个，问题自然会消失。我会丧失听力是某种原因引起的。罗伊是农场主，提供我新鲜鸡蛋，他认为我的问题是耳垢造成的，建议我把头偏向一边，在下方点一支蜡烛，耳垢就会熔化，他说他太太可以带一个漏斗过来，还说我会很惊讶地发现真有耳垢流出来。我的堂兄则建议我：“坐在暖炉旁，把炉火开到最强，然后吃更多绿花椰菜。”他相信红外线的辐射能使我的头盖骨变热，从而加速自然复原的过程。至于为什么要多吃绿花椰菜呢？我根本懒得问了。我的朋友多娜说：“或许这是神试图想告诉你什么。或许你花太多时间倾听外在世界，反而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倾听自己心里的声音。”

没错，我十分绝望。我清掉所有耳垢（没有用蜡烛和漏斗），在火炉旁坐过，也搜寻过自己的内心。我唯一做不到的是放弃人体冲浪。

我的心告诉我，我天生就是要录制声音。我记得最早体验到的孤寂氛围，是在游泳池的底部。小时候我会屏息躺在水池底，直到世界像是不再存在。即使我的肺开始灼热，身体尖叫着要氧气，我仍然依恋孤寂不放。然后突然间，而且经常是不自觉地，我会用力蹬腿，把自己送往水面，冲进充满氧气与声音的世界。在我望向救生员的椅子旁，查看游泳池的时钟是几点前，我会自问：“这次我在下面待了多久？”我记得有一名救生员说：“做得好，很惊人。”但那只是小孩的游戏。长大后，我想做比较严肃的事。我研究植物学，想成为植物病理学家。

一九八〇年的秋天，我开始朝这个目标前进，从西雅图开车到威斯